皮子文藪

二

皮日休文集卷第六　文數

箴

六箴序

心箴

口箴

耳箴

目箴

手箴

足箴

動箴
靜箴
酒箴并序
食箴并序

六箴序

皮子嘗謂心為己帝耳目為輔相四支為諸侯己帝苟不德則輔相叛諸侯亂古之人失天下喪家國者良由是也帝身且不德能帝天下乎能主家國乎因為心口耳目手足箴書之于紳安不忘危

慎不忘節窮不忘操貴不忘道行古人之事有如符節者其在六箴乎

心箴

大化之精孕之曰人大純之靈形之曰心心由是君身由是臣中既齟齬外乃紛綸耳厭閑義目惡覩仁手持亂柄足蹤禍身舜為天子舜不得尊其不尊者與心為臣紂為天子紂乃得尊其得尊者與心為君天子之外復有尊者乃舜之心將舜之身天子之外復有卑者乃紂之心將紂之身危乎

惕哉臣之諫君輔相不明諸侯不賓君爲織壞臣爲賊靡未及于斯良可自勤嗚呼吾君無忽兹文

口箴

古銘金人謂無多言忽有所發不可不論既有所論復謂多言中庸之士由兹保身吾謂斯銘未足以珍出爲忠臣言則及君入爲孝子言則乃親非君與親則宜默云謗訕之言出如蕭淪一息之波流于無垠猜毁之言出如鈞天鈞天之樂聞于無聞佞媚之言出如絲棼一入于人治亂不分間諜

之言出如鷹鸇鷹鸇之迅一舉凌天無嗜于酒酒能亂國無嗜于味味能敗德以道為飲以文為食成吾之名繫乃勉力

耳箴

聽於無聽默默玄性聞於無聞洋洋化源勿恃已善不服人仁勿矜已藝不敬人文勿躭鄭聲其亂乃神勿信美談其惡乃身聽悮多害聽妄多敗近賢則聰近愚則聵堯居九重聽在民耳故得大舜授彼神器勿聽他富熒惑乃志勿聞他貴廢壞乃

義慎正今非慎明古是捨是何適古樂而已

目箴

愧爾瞭然為吾所視高覩古人有如隣里勿分秋毫分于邦理勿視邦祲視于人紀惟書有色艷于西子惟文有華秀于百卉見彼之倨汚甚塗炭見彼之賢綿甚蔦藟勿頋厲階柔吾大志勿視慾府損吾高義入吾明者何人而已古之忠臣古之孝子上立大業中光信史苟不善是蚑蝝之類

手箴

惟爾之指屈伸由己勿執亂權勿樹賊子勿秉非道勿持非理勿擠孤危勿授姦宄慎握吾操俾直於矢慎杖吾心俾平如砥剪惡如草鋤姦如粃為而不矜作而不恃智如公倕勿為小巧機如偃師勿為奇伎身高道端毫直國史敬之戒之俟為天吏

足箴

惟爾跰跰為吾所先居必宅地行必依賢勿踐亂階勿履利門勿蹈慾府勿躡禍源鳳皇乃禽不棲

凡木騶虞乃獸不踐生物唯爾棲踐保茲無忽

動箴

動生於欲行生於為欲則不妄為則不疑吾道未喪于何不之勿生季世有爵必危勿居亂國有祿必尸往無市怨去無取嗤迹無顯露名勿求知聲無取猜譽無致疑坦道如砥履過蔑黎四海如家去劚埶維日慎一日言茲在茲

靜箴

冥冥默默惟道之域處不違仁居無悖德勿欺孩

儒衣冠失則勿慢皂隸語言成隙深山雖樂豺狼爾遯深林雖安虺蜴爾蟄居不必野唯性之寂止不必廣唯心之適勿慠千名要乎聘帛勿矯于節取乎禄食躬雖已安若敵鋒鏑味雖以甘若含冰蘗成吾高風唯靜之力

酒箴 并序

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能適居襄陽之鹿門山以山税之餘繼日而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居襄陽之洞湖以舶艫載醇酎一甔往来湖

上遇興將酌因自諧曰醉民於戲吾性至荒而嗜於此其亦為聖哲之醉人也又自戲曰醉士自諧曰醉民將天地至廣不能容醉士醉民哉又何必厠絲竹之筵粉黛之坐也襄陽元侯聞醉士醉民之稱也訂皮子曰子躭飲之性於喧靜豈異耶皮子曰酒之道豈止於充口腹樂悲歡而巳哉甚則化上為淫溺化下為酗禍是以聖人節之以酬酢諭之以誥訓然尚有上為淫溺所化化為亡國下為酗禍所化化為殺身且不見前世之飲禍耶路

酆舒有五罪其一嗜酒為晉所殺慶封易內而耽
飲則國朝廷鄭伯窟室而耽飲終弃於駟氏之甲
欒高嗜酒而信內卒敗於陳鮑氏衛侯飲于籍圃
卒為大夫所惡嗚呼吾不賢者性實嗜酒尚懼為
酆舒之僇過此吾不為也又焉能俾喧為靜乎俾
靜為喧乎不為靜中淫溺乎不為酗禍之波乎既
淫溺酗禍作於心得不為慶封乎鄭伯乎欒高乎
蓋中性不能自節因箴以自符箴曰
酒之所樂樂其全真寧能我醉不醉於人

食箴 并序

皮子少且賤至於食自甘粢糲而已未嘗食於鄉里食於親戚食於州鄙有鄧邑大夫饗皮子之名曾未相贄具厚羞以賓之皮子辭大夫訂之曰子自甘粢糲則可矣於鄉里親戚州鄙何有皮子曰一杯之食至鮮矣苟專其味必不能自抑既不能自抑曰須豐其羞既曰須豐其羞則貧也不能無不足因是妄求苟欲之心生窮貪極嗜之名生且大夫不見前世之味禍乎故羊斟不及華元受其

謀黿羹不均子家肆其禍熊蹯不孰殺宰夫而趙穿弑雙鷄易鶩饋子雅而慶舍死嗚呼吾不仁者乎誠賴其用所欲不可求所嗜不可得方自甘粢糲而已使我生於鍾鼎之家膏粱之門日縱異嗜年成奇欲未必不為御者之犇華元也子家之伐靈公也晉靈之殺宰夫也盧蒲癸之殺慶舍也此猶之禽獸欲爭食而死者矣故食於天子者則死其天下食於諸侯者則死其國食於大夫者則死其邑食於士者則死其家又焉能以鄉里親戚

州鄙為讓乎大夫曰善自惟食之性不能自節亦
猶酒之性也復箴以自符箴曰
寧能我食不食於人復食於人是食其身

皮日休文集卷第六

皮日休文集卷第七　文藪

雜著

讀司馬法
請行周典
相觧
惑雷刑
悲摯獸
誚庄生
旌王宇

斥胡建
白門表
無項託
鄂州孟亭記
通玄子栖賔亭記

讀司馬法

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尚權驅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

之內由士爲諸侯由諸侯爲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編之爲術六韜也術愈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切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矣蚩蚩之類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於君由子也何異乎父欲殺其子先給以威後啗以利哉孟子曰我善爲陣我善爲戰大罪也使後之士于民有是者雖不得土吾以爲猶土焉

請行周典

周禮載師之職也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曰休曰征稅者非以率民而奉君亦將以勵民而成其業也今之宅樹花卉猶恐不奇减征賦惟恐不至苟樹桑者必門嗤户笑有能以不毛而稅者哉如曰必也居不樹桑雖勢家亦出里布則遂無裸丐之民矣今之田貧者不足於耕耨轉而輸於富者富者利廣占不利廣耕如曰必也田不耕者雖勢家亦出屋粟則遂無餒殍之民矣今之民善者少不肖者

多苟無世守之業必鬪鷄走狗格簺擊鞠以取飡於游閑太史公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是也如曰必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則世無游墮之民矣此三者民之最急者也有國有家者可不務乎周公聖人也周典聖人之制也未有依聖制而天下不治者執事者以為如何

相解

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是其相類禽獸則

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萬物其貴者不過人乎人有真人形而賤貧類禽獸而富貴哉將令之人言其貌類禽獸則喜真人形則怒言其行類禽獸則怒真人心則喜夫以鳳為禽耶鳳則仁義之禽也以騶虞為獸耶則騶虞仁義之獸也令之人也仁義能符是哉是行又不若於禽獸也宜矣或曰相者有乎哉曰上善出於性大惡亦出於性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也上善出於性若文王在毋不憂重耳弱不好弄是也大惡亦出於性若商

臣之蜂目豺聲必殺其父叔魚之虎目豕心以賄死是也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若大舜設化而有苗格仲尼垂諭而子路服是也是從善而化者也若齊桓管仲輔之則覇豎貂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也故舜相於堯而天下平禹相於舜而大哭稱咎繇相禹斯謂相見者見人知其賢愚見國知其治亂亦相也或曰賢愚者見行事而知也敢問聖人之相人知其有位哉曰堯之於舜任之以天下知其有位也舜之於四凶投之於四裔知其

無位也曰苟若是聖人之能相人也是必賢者得其位不肖者不立朝三苗九黎焉得以侯飛廉惡來焉得以爵曰有是者其君不能相也將其國之是滅豈暇相人而用哉是則三苗九黎未聞不滅飛廉惡來未聞不誅嗚呼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累黍言其善必善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不以是術行其區區求子卿唐舉之術居其窮處其困不思以道達不能以德進言其有位必翻然自得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羹有

鄉相之色蓋不能自相其心者或有士居窮處困望一金之助巳有沒恥之難有誕妄之人自稱精于鄉唐舉之術取其金則易於反掌矣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嗚呼舉世從之吾獨庋也其不勝明矣

感雷刑

彭澤縣鄉曰黃花有農戶曰逢氏田甚廣巳牛不能備耕嘗僦他牛以兼其力逢氏之猾惡為一鄉之師焉得他牛則晝役夕歸箠耕于烈景𥬇䓁耨于

晦冥未嘗一息容其殆忽一日猝雷發山逢氏震死曰休曰逢氏之猾惡天假雷刑絶其命信矣夫生民之基不過乎稼穡之功皆不為是畜之力哉則天之保牛齊乎民命也宜矣今逢氏嗇其力天則震死如欒趙無賴少年椎之以私享烹之以市貨法不可戮刑不可威則天之保牛皆不降于雷刑哉則逢氏之死吾不知是天地也

悲鷙獸

匯澤之場農夫持弓矢行其稼穡之側有鷙項為

農夫息其傍未及著花紛然不吹而飛若有物娭視之虎也跳踉哮闞視其狀若有所獲負不勝其喜之態也農夫謂虎見已將遇食而喜者乃挺矢匿形伺其重娭發貫其腋雷然而踣及視之枕死麕而斃矣意者謂獲其麕將食而娭將娭而害日休曰噫古之士獲一名受一位如已不足于名位而已豈有喜於富貴娭於權勢哉然反是者獲一名不勝其驕也受一位不勝其傲也驕傲未足於心而刑禍已滅其屬其不勝任與夫獲死麕者幾

希悲夫吾以名位為死釁以刑禍為豐夫庶乎免
於今世矣

誚莊生

莊生免范蠡之子死至矣夫范蠡子復取其金則
怒乃言於楚王死之嗚呼夫交者以義合至死不
離也以利合者全於利前者鮮矣況利死之後哉
則莊生謂畢事而歸金其言信矣至其取金則復
言而死之焉有夫歸金之心也哉是莊生與范蠡
果曰利合也或曰莊生非利金而渝言是范蠡之

子利金而渝言也曰夫赦者楚之嘗法也范蠡不謂乎赦為楚之嘗法以其兄自合不死非莊生之力也故取夫金是愚竪之纖鄙也何足責哉如莊生與范蠡義合則取金之信以易乎人命也哉是果曰利合兼不全於利前者也

旌王宇

王莽竊弄漢柄擅𠩄帝族當其時有名臣名士身被漢禄者闔朝皆然也莫不迴忠作佞變直為邪曾不敢一悞莽色以平帝得親乎外氏者也而宇

乃以為謀事泄受禍日休旌之曰若宇之道真忠烈之士哉不以其父得天下為利以反道為慮不以已將為天子之子為貴以懲咎為戒嗚呼宇之道大不負天地幽不慙鬼神身殞金石明不讓日月於臣子之義備矣而班氏忘讃皮子旌之悲夫

斥胡建

古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若穰苴之斬莊賈孫武之僇官嬪魏絳之辱楊干是也如建者為軍正丞設御史有奸在建職當以狀聞自有天子之刑

名如擅斬者乃一夫之暴賊上吏者也以辱國威

國威者軍刑者也夫軍正之職當申明其法干軍

師亦不可擅行誅殺也正且不可況又丞哉嗚呼

漢不以是僇建以正其罪反以詔命賞之噫妄矣

過直近乎暴物過訐近乎擅命有之不戢在家為

賊于在國為亂臣其建之謂矣

白門表

三年秋徐卒無狀叛兵逐其師不再曰剽公私財

析盡異時卒有不平者至是皆門坑之監戎者以

聞上赫然大怒命大將職正其罪卒有首叛者前
後累劫其將曰銀刀至是命皆僇之無赦將至先
令徐裨將曰銀刀族無老幼强者斬之弱者幽之
及徐之枝邑派聚捕銀刀族且盡或僇而梟者或
拳而送者不浹日其族不餘或有詐弱懼僇皆論
幽於牢迨六七百人且俟大將命業兵之居無何
上愍徐卒盡死中或有不干其謀者偕僇降內貴
人於徐詔曰銀刀族詔至未死者貫之六七百人
分屬數郡未至屬所遂亡為盜四年夏盜推其率

鼓而徐入火里舍將縣令誅制使係虜民輜而掠貲徐守閉中城竟不命偏將禦之盜得志徐去四年秋進士皮日休之白門道逢徐氏之耄者泣曰翁世富於徐子孫嗣其業祈二百年前日以徐卒亂翁之貲已竭於兵劫矣獨存者居第而已為殘燼翁以為天子命將盡殺之且銀刀族無三千人耳遇聖天子在上四境無征伐重糧其屬厚衣其身有餔兒啜孫至死手不執干戈體不被鎧甲者上於徐卒厚矣今乃忘上恩叛主帥逐天子命將

殘天子兆民如此逆之甚也上又活其半今反盜
而寇徐前日翁之亡獨賄與產耳今子孫為賊隸
妻女為賊室餘骸殘胔盡然無取嗚呼皇天仁於
數百人反不仁於一郡豈得言者過耶且兵者聖
王不能免其征仁帝不能無其伐是以逆者必殺
順者必生所以示天下不私也往年數萬之卒逐
天子命將自樹其便者國家以不忍盡殺因聽之
皆賊而不責兵而不從死而輒代名為列藩實一州
之主也故春秋譏世卿得專公祿者以春秋小國

尚貶而不空況今聖天子在上百執事稱職萬方
雀息以無虞四夷駿奔而入貢哉前日徐卒幸活
而為盜於民時苦國家無辱或不盡僇而赦之則
自樹其便者日休曰翁其力之賢者耶吾知夫今
之食其食者未必有翁之是心也幸以文貢而未
得入上言列固不合陳便宜事因採翁之說為表
庶天子召直言極諫者得以遺之

無項託

符朗著晳子言項託詆訿夫子之意者以吾道將

不勝於黃老嗚呼孔子門雄稱少故仲尼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又曰賢哉回也嘆其道與己從固不足夫敝之也如託之年與回少遠矣託之智與回又遠矣豈仲尼不稱之於其時耶夫四科之外有七十子七十子外有三千之徒其人也有一善仲尼未嘗不稱之豈於項氏獨掩其賢哉必不然也嗚呼項氏之有無亦如乎莊周稱盜跖漁父也墨子之稱墨𡰥娟嬋也豈足然哉豈足然哉

郢州孟亭記

明皇世章句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為之尤介其間能不愧者唯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思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慤有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眺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

人爭勝於毫釐也他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于文為士之道亦以至乎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觀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歜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于郢之亭每有觀之志四年滎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公曰焉有賢者之名為趍厮走養

朝夕言於刺史前耶命易之以先生姓日休時在
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
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況以賢者名署于亭乎君
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則
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
空豆撤立而為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通玄子栖賔亭記

距彭澤東十里有山邃源奥處號曰富陽文士李
中白隱焉五年冬別中白歲且翅再自淝陵之江

左因訪于是至其門駸不暇綵而目奕神王去悅
悅然迫若入于異境美愬別若外不復游一詞且
樂其得也木秀于芝泉甘于粘霽峯倚空如碧毫
掃粉障色正鮮溫鳴溪潨潨源內橐籥[illegible]出琉璃
液石有怪者骫然隅然若將為人者禽有異者嘐
嘐然若將天馴耶每室齋寥寥寒月方午松竹交
韻其正聲稚音笙師之吹竽邠人之皷籥不能過
也況延白雲為昇堂之侶結清風為入室之賓其
為趣則生而未覩矣中白所尚皆古以時不合已

故隱是境將至老嗚呼世有用君子之道隱者乎有則是境不足爲吾中白也昔余與中白有俱隱湘衡之志中白以時不合已果償本心余以尋求計吏不諧夙念今至是境語及名利則芒刺生背矣夫賓之來也不逾于邑謂彭澤縣邑距是十里至是者不爲易矣其延之旦一不晡乎晡不夕乎則俟賓之所果不可低庳於是鉅其寢西向百步則築賓亭焉兩其室而一其廈且曰賓將病暑吾則蔽其簷賓將病寒吾則與其牖自竟是功則彝叢

之饋壘樽之費縱倍於前矣其功始於咸通二年秋八月後三年五月中白館余於是且禱其記而名之者累月讓不獲因曰古者有高隱殊逸未被爵命敬之者以其德業號而稱之玄德玄晏是也夫學高行遠謂之通志深道大謂之玄男子通稱謂之子請以通玄為其號請以栖賔為亭名噫知我者不謂我為佞友矣五年五月朔日記

皮日休文集卷第七

皮日休文集卷第八　文藪

雜著

正尸祭
讀韓詩外傳
題叔孫通傳
題後魏釋老志
題安昌侯傳
趙女傳
何武傳

鄗孝議上篇

鄗孝議下篇

内辯

正尸祭

聖人知生足其事事之知死不足其思制之生象其死窮其思也尸象其生極其敬也夫禮者是以守不以加加則弊是以加不以闕闕則怠是以闕不以廢廢則亂故祀享立尸于廟王則迎有拜有酳尸有酢所以立象生之敬也今視唐禮皇帝神

降而拜象乎妥尸受福于神象乎酢尸嗚呼唐有天下化乎三百年其禮典赫然可以蠛漢蠓魏豈不能守周孔禮制哉故曰不以加加則弊禮無匜盥之文漢魏以来加之是也以加不以闕者周官射人祭祀則賛射牲王親射也自漢魏以来為以毛血為薦是也是以闕不以廢古者屈到嗜芰屈建薦之謂乎非禮梁氏祀以蔬食是也嗚呼讀漢魏及梁書代無其人忍使其禮弊急廢闕相接至此耶豈天然之使俟吾唐之人補其逸典哉是宗

廟祭尸不當廢也矣

讀韓詩外傳

韓詩外傳曰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理也封黃帝之子十九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也日休日甚哉韓詩之文悖夫大教夫堯舜之世但務以道化天下天下嘻嘻如一家室其化雖至其制未備豈可罪以越禮哉如以韶用干戚非至樂則顓頊之八風高辛之六莖不可作矣如以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則堯之世其禮未定不當責

也又宜矣以封黃帝之子非法義也則丹朱啇君無封邑是庶人也傳曰賢者子孫必有土又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夫賢者與公侯其子孫尚不廢況有熊氏道冠於五帝化施於千世哉如有往田號泣未盡命也則舜之孝道匪天也其誰知之不號泣則吾恐舜之命不及于堯用嗚呼韓氏之書抑百家崇吾道至矣夫是者吾將闕然

題叔孫通傳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

人也此聖人也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其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易置文武迹述其禮文昭昭然若兩曜爭明百川之注瀆者矣然猶周公刋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況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

宗廟也漢之既命其郊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貽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貽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身不得郊見享不及七廟噫生其制物刋厥式非不標准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為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

謂矣

題後魏釋老志

魏收為後魏書大夸西域氏之教以為漢獲休屠王金人乃釋氏之漸也秦始皇聚天下兵鑄金人十二於咸陽漢復置之豈可復為釋氏哉夫仲尼脩春秋君有僭乎號者皆削爵為子况戎狄之道不能少抑其說耶孟子曰能以言拒楊墨者遠矣不能以言抑者收也亦聖徒之罪人矣謂史必直歟則春秋為賢者諱之為尊者諱之筆削與奪在

手則收之爲是媚於僞齊之君耶不然何不經之如是

題安昌侯傳

安昌侯禹見時變異若上體不安常擇日潔齊露蓍於星宿正衣冠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爲感動日休讀漢史至是未甞不爲之動心因書曰夫宰相之節以巳道輔上天地平則致於君夷狄服則致於君風敎行則致於君苟天地有災則歸於巳兵戈屢動則歸於巳此真太宰輔之職

也禹也為漢名相居師傅之尊處輔道之位見災異屢發上不能匡於君下不能稱其職孜孜於小筮為事斯不足以為賢相之業也嗚呼當漢帝之重禹禹之有言如師訓門人未有門人可違師之旨也依違在位竟無所發誠伊周之罪人也大凡國有災異禬禳占筮之事自有司存占人大祝之官為宰相者當提大政之綱振百司之領握天下之樞而已不宜以處斯位也以直論之近乎佞以誠論之近乎偽為宰相其名儒之耻耶嗚呼漢之

尊禹崇師道也禹若此者即非崇師道之過矣

趙女傳

趙氏女山陽之塩山人其父貿塩出其息不納有司賊官捕得法當死簿伏就刑有日矣趙氏女求見塩鐵官泣愬于庭曰其七歲而母亡蒙父私盜官利衣食其身爲生厚矣今父罪根露其當隨坐法若不可官能原乎原之不能請隨坐之法官清河崔據義之因爲減死論趙氏大泣曰其之身前則父所育今則官所賜願去髮學釋氏以報官德

自以女子之言難信因出利刃于懷立截其耳以
盟必然崔益義之竟全其父命趙氏侍父刑疾愈
因訣歸浮屠氏舍日休曰古之救危拯禍必先示
信至夫家全國完則隨而畢其盟如趙氏一乳臭
女子耳繼死請父命孝也自刑以盟言信也秉孝
植信高蹈於世潔乎瑾瑜不足為其貞芬乎茝蘭
不足為其秀與夫救危拯禍者遠矣今之士見難
不立其節見安不償其信者其趙女之刑人乎噫
後之修女史者幸無妄耶

何武傳

何武者壽之驍卒也故爲步卒將戍隣霍岳蛀名弊有負其販者多强暴民不便必愬於將武之至矣責其强暴者盡擒而械之俟簿圓將申壽守請殺之强暴之黨懼且死乃誣愬武于壽守且曰不順守命擅生殺于外壽之守嚴悍不可犯苟聞不便於民雖劇寮貴吏皆得辱殺之至是聞武罪如乳虎遇觸怒蝮遭傷其將害也可知乃命勁卒將命拳武至府武巳知理可申不柰守嚴悍必當受

枉乃樂而俟死矣至則守怒而責武以其過武善
媚對又肢體魁然乃投石狀枉之事守雅愛是類
翻然釋之黜其職一級武曰吾今日不歸地下真
守之賜也請得以命報居未久壽之指邑曰樅陽
野寇四起其邑將危武請守曰此真畢命之秋守
壯之復其故職奉命為貳將領偏師自間道入樅
陽不意伏盜發於叢翳間兵盡駭逃武獨鬬死曰
休曰武之受謗不當其刑況其死乎如非武心者
縱免死其心不能無憤也況感分用命哉嗚呼古

之事上遇謗當職遭辱苟其君免之必以憤報破家亡國者可勝道哉春秋弒君三十六其中未必不由是而致者也武一卒也獨有是心嗚呼古之士事上當職苟遇謗遭辱無是心者吾又不知武一卒也

鄙孝議上篇

有天地來言乎孝者大曰舜小曰參舜承順父母之道無不為也雖俾食于褻器寢于厠竇猶將順之況夫修廩浚井哉然猶避乎大杖也雖嘗以小

杖為順則舜修廩可也浚井可也設死于大杖誰
養瞽叟哉參承順父母之道無不至也鋤瓜傷根
曾晳杖之幾至于死是以仲尼不以為孝也何哉
有參則晳安無參則晳孤參順鋤瓜之罪設死于
杖誰順夫晳哉夫以二孝之不受重責恐夫靡骨
節隳肢體有辱于先人也豈有操其刃剸已肉以
為孝哉夫人之身者父母之遺體也剸已之肉由
父母之肉也言一不順色一不怡情尚以為不孝
況剸父母之肉哉故樂正子春傷足不下堂漢景

不吮孝文之癰二賢卒成大孝猶傷足不下堂吮
癰有難色何者傷已之足傷父母之足也吮父之
癰吮已之癰也傷之者不敬吮之者過喋是以聖
賢不為也今之愚民謂已肉可以愈父母之病必
剸而飼之大者邀縣官之賞小者市鄉黨之譽訛
風習習扇成厥俗通儒不以言執政不以禁昔墨
氏摩頂至踵斷指存脛謂之兼愛今之愚民如是
其兼愛邪設使虞舜摩骨節曽參墮肢體樂正子
春傷足不憂漢景吮癰無難今之有是者吾猶以

爲不可况無是理哉或執事者嚴令以禁之則天下之民保其身皆父母之身也欲民為不孝也難矣哉

鄙孝議下篇

人之心也仁者孝有餘兇者暴不足故聖人之制禮非所以懲其不足抑亦戒其餘由是節之以哀戚定之以封域制之以斬衰仁者之喪滿其哀也不足於心而不能有餘於禮兇者之喪滿其息也有餘於心而不能不足於禮此由民之心必有嗜

欲必知飢渴自開闢而至于今未能改也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以久矣又孔子既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矣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以其三言之自以非禮不聞也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以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制也古不修墓聖人之格言也以朝祥而暮歌聖

人尚不笑之以經兩而防墓崩聖人尚泣而怪之
況廬之於其側朝夕而哭哉故合葬於防孔子先
反者尚修虞事也今之愚民既葬不掩謂乎不忍
也既掩不虞謂乎廬墓也傷者必過毀甚者必越
禮上者要天子之旌表次者受諸侯之褒賛自漢
魏以降厥風逾甚愚民蚩蚩過毀者謂得儀越禮
者謂大孝姦者憑之以避征徭偽者扇之以收名
譽所在之州鄙碧石我然問所從來曰有至孝也
廬墓三年孝感至瑞郡守聞於天子天子為之旌

表焉嗚呼夫古之廬墓至畜妻子於宅兆之前其波流弊至今褻慢焉有守正者雖大孝不録爲非者雖小道必推則聖人之制後何法焉或曰子貢居於夫子墓側六年乃去非廬墓之自邪曰子貢之罪大矣只受聖人之言身違聖人之禮噫甚矣夫子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曰師吾哭諸寢是師之喪也心喪止於三年哭泣至於寢室未有倍其年而哭於墓者斯子貢之罪也今執事者見愚民之有是者宜責

而不貢鄙而不狂則民必依禮而行矣苟若是則隋教之風息數制之道壅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今之有是被髮而哭於野者幾何不為戎之於宅兆乎有心於是道者得斯説而存之禁之可也令之可也

内辯

日休自布衣受九江之薦與計偕寓止永崇里居浹旬有来候者曰子幾退于有司幾孰于執事其擧與名曄曄于京師矣致是也者孰自曰偶與計

偕者曾未識咸陽城闕所皆者未及卿相之門所
造者未入勢利之地其譽與名反不知其自矣曰
闢子受今小司徒河東公知素矣公當時之望溟
渤於文場蔚華於朝右子之上第不足憑他門曰
公之為前達接後進今人之中古人也愚欲自知
其道干之以其文以名臣之威絀賤士之禮其為
知大矣所謂干之以其道知之亦以其道遇其人
則宣之於口不遇其人則貯之於心非倰傳媚說
者也或曰不懌而退居一日又有來者曰喋喋之

人謂子賴其知欲一舉於有司信哉曰於戲聖天子之世文教如膏雨儒風如扶搖草茅之士得以達市井之子可以進名場大闢豁若廣路千百人各負異能時執事各互用譬如日休之才處於場中若放鯤鮞於東溟遂麞麛於五嶽於小入大以微混衆其汩汩沒沒盼然可知矣豈能一舉於有司哉或練窮物態曉盡時機一二十舉於有司儻處之下列行其道也上可以布大知下可以存襟利而已矣曰若能者謗與子宜默處梁上第防其

萌曰大聖者不過周孔然猶管蔡謗於前叔孫毀於後何由處勢而然亦由登高者必望臨深者必窺矣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夫四國且亂况一士哉雖然敢不防其萌嗚呼防而免者人歟防而不免者天歟

皮日休文集卷第九　文藪

書

移元徵君書
請韓文配饗太學書
請孟子為學科書
移成均博士書
鹿門隱書六十篇

移元徵君書

徵君足下行奇操峻捨明天子賢宰相退隱于陵

陽踞見青山傲視白雲得喪不可搖其心榮辱不
能動其志桎拲冠冕涅滓祿位甚善甚善苟與之
下同道者必汲汲自退名惟恐聞行惟恐顯老死
為山谷人矣或名欲遺千載利欲及當今者聞是
下之道可以不進其說耶曰休聞古之聖賢無不
欲有意於民也苟或退者是時弊不可正主惛不
可曉進則禍退則安斯或隱矣有是者世不可知
其名俗不能得其教尚懼來世聖人責乎無意於
民也此謂之道隱其次者行不端於己名不聞於

人欲乎仕則懼禍欲乎退則思進必為怪行以動俗訴言以矯物上則邀天子再三之命下則取諸侯殷勤之禮甚有百世之風次有當時之譽此之謂名隱其次者行有過僻志有深傲飾身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入其室者惟清風昇其牖者惟明月木石然麋鹿然期夫道家之用以全彼生此之謂性隱然而道隱者賢人也名隱者小人也性隱者野人也有夫堯舜救世湯禹拯亂之心者視道隱之人由夫樵蘇之民耳況名與性哉今

天下雖無事河湟有黠虜之患嶺徼有逋蠻之虞主上焦心灼思晏詢夜謀宰相戰慄於巖廊百執事奔走於朝右然尚未復貞觀開元之大治有致君於唐虞躋民於仁壽者其人則鮮其求則勤至勲之聘屢降於山林少微之星但明於霄漢此真足下之所高視也嗚呼斯時也山林之間宜倒衣以接禮重跡以應命赴明天子千年之運成大丈夫萬世之業勲銘於鍾鼎德著於油素可不盛哉夫主上知足下之道久矣加以郡守薦之宰相譽

之雖錫命屢煩而高風轉固接物日簡入山益深且足下將為道隱乎則道隱者世不可知其名俗不能得其尚足下之名尚也丹青於世矣豈謂道隱哉將為名隱乎則名隱者以怪行動俗以詭言矯物足下之道伸之而伊𦾔屈之而夷齊豈謂名隱哉將為性隱乎則性隱者飾身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足下須薦名於有司客位於侯伯豈謂性隱乎然三隱者足下皆出其表復何為而高卧哉如終卧陵陽而不起是廢乎古人之道者

也仲尼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之為也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也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乎夫前二者聖人之所不為足下之學楊墨申韓乎何其悖於道也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舜不為高蹈也舜不為真隱也足下其亦有意乎如納僕之言翻然而起醒然而用朝廷必處足下於大諫次用足下於宰輔其在大諫也以直氣吹日月之翳以正道立天地之根先黜陟於朝廷次按察于侯國其在宰輔也外

以道寧四夷内以法提百揆俾天地反妖為瑞使
陰陽易從為穰然後以玄菟樂浪為持節之州崑
崙崦嵫作駐蹕之地又不知房杜姚宋何人也果
行是道鑿南山之竹不足以書足下之功窮百谷
之波不足以注足下之善以足下之風可以知僕
之志以僕之道可以發足下之文故不遠千里授
書於御者用以吐僕臆中之奇貯也僕之取捨自
有方寸異時無望於足下發函之後但起無疑不
宜日休再拜

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鄉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蟄雲霧久欝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

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行如顔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

自正夫今之文千百十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
裨造化補時政繄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
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
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
書垂于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
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
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
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已乎典禮
為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以後天

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請孟子爲學科書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曄曄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

而不舉嗜淺者鄙與而無稱耶盖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孰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

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行聖化無補則可刑其言者

移成均博士書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荒文弊也言而可偷訓薄可故聖人懼是霈移其化上自天子下至子男必立庠以化之設序以敎之猶歎然不足士有業高訓深必詘禮以延之越爵以貴之俾庠聲序音玲瓏於珩珮鏘訇於金

石此聖人之至治也今國家立成均之業其禮盛於周其品廣於漢其詘禮越爵又甚於世而未免乎愧道者何哉夫聖人之為文也為經約乎史賾易近乎象詩書止乎刪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儀形乎千萬世百王更命迭號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妙於玄造後之人茍不得行胡郎決句釋者猶萬物但被玄造之化者耶故萬物但化而已不知玄造之源也夫六藝之於人又何異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

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成覩其微言鈲其大義幽
者明於日月奥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講習之功
與决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得不
薄乎嗚呼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講習决釋其法
為事吾之視太學又足為西域氏之羞矣足下出
文闈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洸洸乎洋洋乎
為諸生之蓍龜作後來之綿蕝得不思居其位者
不愧其道處於職者不墮其業乎否則市大昜負
乘之機招詩人伐檀之刺矣奚不日誠其屬月勵

其徒年持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於聖典也洞知大曉猶駕車者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旣若是矣執其業者精者進而墮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發於儒風抑亦不茍於祿位足下之道被於太學也其利可知矣果行是說則太華之石巍峨於成均之門者吾不頌於他人矣足下聽之無忽日休再拜

鹿門隱書六十篇并序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

未至息於文懟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
聖王能旌夫山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
或曰仲尼修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
近乎力行衆國之攻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
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
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拆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
災挻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
極暴以示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鐵撫梁易
柱手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

尚力以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拒而過賢者寒浞竊室子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来世之君為蛇豕氏為恠蜮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畜乘龍周穆讌瑶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為當世師行一行為来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

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禨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

民之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以天下賢人導之於國衆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反導為取反取為奪故取天下以仁

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堯舜道而得也非取也得之而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巨君孟德巳後行仁義禮智信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為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肖豈便毒於豺虎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

保身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商均苟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保況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蜚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梟羊貜貐尚猶類人況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為黃能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姜嫄履大迹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而生耳不然者禹誠是熊吾以聖人為罔象也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能聖且堯為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為鰥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蓺殖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脩哉盖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兕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遂有遇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

今之士為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速也嗚呼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内虎兕乎蛟龍乎是天不為人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兕入水嬰蛟龍遇其患也是人不為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取禍則終身所為心之騙儈焉君子不為其所不為小人為其所不為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潔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

也苟當窮能潔當危能慎戒也非真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為巳累故巳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巳為天下累故人憂之今道有赤子將為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皆惕惕然皆欲驅馬以活之至夫國有弱君家有色婦有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羅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子採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為隘矣擇和於下

惠和於天下不為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為不大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裨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裨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裨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裨之噫裨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仲雲物亦不能自順其孔麟鳳裨於祥瑞也蛟龍裨於潤澤也昆虫裨於地氣也雲物裨於天候也而況於聖人乎況於鬼神乎故紆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是不裨於祿食也況

能裨於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虫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燾也

舟之有柁猶人之有道也柁不安也舟之行匪柁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柁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失柁於項項遺柁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為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況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伯夷弗

仕非君弗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為也不仕非君孰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可事非君可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為也夫蚍蜉豈過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溷吾去溷而取辨者也

於戲黃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可及愛而不可必欝欝於厲夫至乎是者爲心乎爲身乎心則勞身則備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

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管晏之中或可矣噫古之奢也僭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驕必辱不學而廢者愧已而自卑卑則全勇多於人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嫉

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修孔門之徒耻也

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吏不與姦罔期而姦罔自至賈竪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姦罔之喪己賈竪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賈竪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

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為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為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為臣者具臣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駑駘也互鄉者仲尼之散木也

或曰子之道有以邁于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亦何易哉伊臯亦人矣孔顏亦人耳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知不行道是以喪身不舉賢是以亡國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瞽惜之過乎聖知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況夫金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償法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哀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周

公為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士斯禮遂亡悲夫幸君之急而見懲糺巳之讎而為直因躬不好者而為廉因人不樂者以為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斜逕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荆棘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

毀人者失其直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暱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賦古之謂賊民今之謂賊臣

蚜蛜能害稼不能害人奸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是不害也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可勝道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正則可以常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開

義不能伏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不言禮不正不行文不正不修人不正不見此之謂四正鵷鸞不常見君子慕焉鸎鳩常見小人捕焉噫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鵷鸞而已矣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尊而驕者不為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為矣

或曰將處乎世如何則可以免乎謗曰去六邪用四尊則可矣曰何以言曰諫未深而謗君交未至

而責友居未安而罪國家不儉而罪歲道不高而凌貴志不定而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卑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詘也自尊其己孩孺不得而娛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愛雖至而不媟讐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已豈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尚愈乎進弓箕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旊之家生子而捨乎

陶旊噫吾之道猶弓箕陶旊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乎公者其惟桑弘羊孔僅乎

衛青霍去病乎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桒孔不過乎

賈豎衛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為國今之用賢也為家

古之酗醟也為酒今之酗醟也為人

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将以為盜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噫錢格簺皆有道也何啻乎

楊墨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皮日休文集卷第九

皮日休文集卷第十

詩

三羞詩三首

其一 并序

丙戌歲日休射策不上東退于肥陵出都門見朝列中論犯當權者得罪南竄郊詔辰發持法吏不容一息留私室視其色若將厭禄位悔名望者皮子覿之愵然泣衄然羞故作是詩賛之

吾聞古君子介介勵其節入門疑儲宮撫己思鈇

鉞忠者若不退佞者何由達君臣一轍膳家國共
殘殺此道見於今永思心若裂王臣方謇謇佐我
與玷缺如何以謀計中道生芽孽憲司遵故典分
道播南越蒼惶出班行家室不容別玄鬂行為霜
清淚立成血乘遽劇飛鳥就傳過風發嗟吾何為
者叨在進士列獻文不上第歸于淮之汭入塞歸
可再鍛退羽可後歇利則侶軒裳塞則友松月而
於方寸兩未有是愁結未為祿食士俯不愧梁糲未
為冠冕人死不輟忠烈如何有是心不能叩丹闕

赫赫胥君歸南山採芝蕨

其二并序

日休旅次于許傳舍聞叫呶之聲動于城郭問于道民民曰蠻圍我交趾奉詔徵許兵二千征之其征且再有戰皆歿其哭者許兵之屬嗚呼楊子不云夫朱崖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其是之謂耶皮子謂之内過曰吾之道不足以濟時不可以備位叉手不提桴鼓身不被兵械恬然自順怡然自樂吾亦為許師之罪人耳作詩以吊

之
南荒不擇吏致我交趾覆綿聯三四年流為中夏
辱懦者鬪即退武者兵則黷軍庸滿天下戰將多
金玉刮則脅民癰分為猛士祿雄徤許昌師忠武
冠其族去為鳶騎風住作一川肉昨朝殘卒回千
門萬戶哭哀聲動閭里怨氣成山谷誰能聽晝聲
不忍看金鏃吾有制勝術不奈殘祿祿財之胷臆
閒憖見許師厲自嗟胡為者得躡前修蹋家不出
軍租身不識部曲亦衣許師衣亦食許師粟方知

古人道蔭我已為是念此向誰羞悠悠穎川緑

其三并序

丙戌歲淮右饉旱日休寓小墅于州東下第後歸之見頼民轉徙者盈途塞陌至有父捨其子夫捐其妻行哭立丐朝去夕死嗚呼天地誠不仁耶皮子之山居椎有襲鏤有炊晏眠而夕飽朝樂而暮娱何能於頴川民而獨享是為將天地遺之耶因羞不自容作詩以唁之

天子丙戌年淮右民多飢就中頼之汭轉徙何纍

纍夫婦相顧亡奔却抱中兒兄弟各自散出門如大癡一金易蘆菔一縑換鳧茈荒村暮鳥樹空屋野花籬兒童翳草根倚桑空羸羸班白死路傍枕上皆離離方知聖人教於民良在斯癘能去人愛荒能奪人慈如何司牧者有術皆在茲粤吾何為人數畝清溪湄一寫落第文一家懽復嬉朝食有麦饘晨起有布衣一身既飽煖一家無怨咨家雖有畎畝手不秉鎡基歲雖有札瘥庖不廢晨炊何道以至是我有明公知食之以侯食衣之以侯

衣歸家卹金帛使我奉庭闈撫巳愧頼民奚不進德為因茲感知已盡日空涕洟

七愛詩 并序

皮子之志常以真純自許每謂立大化者必有真相以房杜為真相焉定大亂者必有真將以李太尉為真將焉傲大君者必有真隱以盧徵君為真隱焉鎮澆俗者必有真吏以元魯山為真吏焉負逸氣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為真放焉為名臣者必有真才以白太傅為真才焉嗚呼吾之道時耶

行其事也在乎愛忠矣不時耶行其事也亦在乎愛忠矣苟有心歌詠者豈徒然哉

房杜二相國

吾愛房與杜貧賤共聯步脫身抛亂世策杖歸真主縱橫幄中筭左右天下務骯髒無敵才磊落不世遇義矣名公卿魁然真宰輔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巨業照國史大勳鎮王府遂使後世民至今受陶鑄粤吾少有志敢躡前賢路苟得同其時願為執鞭竪

李太尉歲

吾愛李太尉崛起定中原驍雄十萬兵四面圍國門一戰收王畿一叱散妖氛乘輿既分正兇豎爭亡魂巍巍柱天功蕩蕩蓋世勳仁於曹孟德勇過霍將軍丹券入帑藏青史傳子孫所謂大丈夫動合乾坤所謂聖天子難得忠身臣下以契魚水上以合風雲百世必一亂千年方一人吾雖翰墨子氣槩敢不群願以太平頌題向甘泉春

盧徵君 鴻

吾愛盧徵君高卧嵩山裏百辟未一顧三徵方蹔起坦腹對宰相岸幘揖天子建禮門前吟金鑾殿裏醉天下皆哺糟徵君獨潔已天下皆樂聞徵君獨洗耳天下皆懷羞徵君獨多恥銀黃不妨懸赤紱不妨被而於心抱中獨作羲皇地籃轝一云返泥詔褒不已再看緱山雲重酌嵩陽水放曠書裏終逍遥醉中死吾謂伊與周不若徵君貴吾謂巢與許不若徵君義高名無階級逸迹絶涯涘萬世

唐書中逸名不可比粤自慕真隱强以骨肉累如
教不為名敢有徵君志
元魯山
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輦母遠之官宰邑無玷
疵三年魯山民豐稔不暫飢三年魯山吏清慎各
自持只飲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冰蘗苦四遠
聲光飛退歸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鷄黍匪家畜琴
樽常自怡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
直如琴上絲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既卧黔婁

衾空立陳寔碑吾輿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恨不
相識援筆空涕垂

李翰林白

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跡作人間
客磥砢千丈林澄澈萬尋碧醉中草樂府十幅筆
一息召見承明廬天子親賜食醉曾吐御牀傲幾
觸天澤權臣妬逸才心如斗筲窄失恩出內署海
岳甘自適刺謁戴叔倫赴宴著穀屐諸侯百步迎
明君九天憶竟遭腐脅疾醉魄歸八極大鵬不可

籠大椿奇植蓬壺不可見姑射不可識五岳為辭
鋒四溟作肖臆惜哉千萬年此俊不可得

白太傅 居易

吾愛白樂天逸才生自然誰謂辭翰器乃是經綸
賢歘從浮豔詩作得典誥篇立身百行足為文六
藝全清望逸內署直聲驚諫垣所刺必有思所臨
必可傳忘形任詩酒寄傲遍林泉所望標文柄所
希持化權何期遇訾毀中道多左遷天下皆汲汲
樂天獨怡然天下皆悶悶樂天獨捨旃高吟辭兩

掖清嘯罷三川處世似孤鶴遺榮同脫蟬仕若不得志可爲龜鑑焉

正樂府十篇

樂府蓋古聖王採天下之詩欲以知國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得之者命司樂氏入之於塤篪和之以管籥詩之美也聞之是以觀乎功詩之刺也聞之是以戒乎政故周禮太師之職掌教六詩小師之職掌諷誦詩由是觀之樂府之道大矣今之所謂樂府者唯以魏晉之侈麗陳梁之浮豔謂之樂

府詩真不然矣故嘗有可悲可懼者時宣於詠歌

摠十篇故命曰正樂府詩

卒妻怨

河湟戍卒去一半多不迴家有半菽食身為一囊灰官吏按其籍伍中斥其妻處處魯人髽家家杞婦哀少者任所歸老者無所携況當札瘥年米粒如瓊瑰纍纍作餓殍見之心若摧其夫死鋒刃其室委塵埃其命即用矣其賞安在哉豈無黔敖恩救此窮餓骸誰知白屋士念此翻欸欸於孩反

橡媼歎

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蕪崗傴傴黃髮媼拾之踐晨霜移時始盈掬盡日方滿筐幾曝復幾蒸用作三冬糧山前有熟稻紫穗襲人香細穫又精舂粒粒如玉[redacted]之納于官私室無倉廂如何一石餘只作五斗量[redacted]不畏刑貪官不避贓農時作私債農畢歸官倉自冬及于春橡實誑肌腸吾聞田[redacted]子詐仁猶自王吁嗟逢橡媼不覺淚霑裳

貪官怨

國家省闥吏賞之皆與位素來不知書豈能精吏
理大者國宰邑小者皆尉史愚者若混沌毒者如
雄虺傷哉堯舜民肉袒受鞭箠吾聞古聖王天下
無遺士朝廷及下邑治者皆仁義國家選賢良定
制兼拘忌所以用此徒令之充祿位何不廣取人
何不廣歷試下位既賢哉上位何如矣胥徒賞以
財俊造悉為吏天下若不平吾當甘弃市

農父謠

農父寃辛苦向我述其情雖將一人農可備十人

征如河江淮粟輓漕輸咸京黃河水如雹一半沉與傾均輸利其事職司安敢評三川豈不農三輔豈不耕奚不車其粟用以供天兵美哉農父言何計遠王程

路臣恨

路臣何方來去馬真如龍行驕不動塵滿鑾金籠瑽有人自天來將避荆棘叢猝呼不覺止推下蒼黃中十夫掣鞭策御之如鶩鴻日行六七郵暫若鷹無縱路臣慎勿怱怱則刑爾躬軍期方似雨天

命正如風七雄戰爭時賓旅猶自通如何太平世
動步郄途窮
賤貢士
南越貢珠璣西蜀進羅綺到京未晨旦一見天子
如何賢與俊為貢賤如此所知不可求敢望前席
事吾聞古聖人射宮親選士不肖盡屏迹賢能皆
得位所以謂得人所以稱多士歎息幾編書時哉
又何異
頌夷臣

夷師本學外仍善唐文字無人本尚捨何况夷臣事所以不學者反為夷臣戲所以尸禄人反為夷臣忌吁嗟華風衰何嘗不由是

惜義鳥

商須多義鳥義鳥實可嗟危巢半纍纍隱在栲木花他巢若有鷇乳之如一家他巢若遭捕报之同一羅商人每秋貢所貴復如何飽以稻粱滋飾以組繡華惜哉仁義禽委戲於宮娥吾聞鳳之貴仁義亦足夸所以不遭捕盖緣生不多

誚虛器

襄陽作縣器安有庫露真持以遺北虜結云生有神每歲走其使所費如雲屯吾聞古聖王修德來遠人未聞作巧詐用欺禽獸君吾道尚如此戎心安足云如何漢宣帝却得呼韓臣

哀隴民

隴山千萬仞鸚鵡巢其巔窮危又極嶮其山猶不全蚩蚩隴之民懸度如登天空中覘其巢墜者爭紛然百禽不得一十人九死焉隴川有戍卒戍卒

亦不閑將命提雕籠直到金臺前彼毛不自珍彼舌不自言胡為輕人命奉此玩好端吾聞古聖王珎禽皆捨旃今此隴民屬每歲啼漣漣

雜古詩十六首

奉獻致政裴秘監

何僴本徵士高情動天地既與閥閱門常嫌冠冕累宰邑著嘉政爲郡留高致移官在書府方樂鴛池貴玉李牧江西泣之不忍離捨杖隨之去天下欽高義烏帽白綸衣籃輿竹如意黃菊陶潛酒青

山謝公妓月檻詠詩情花溪釣魚戲鍾陵既方舟魏闕將結駟甘求白首閒不為蒼生起優詔加大監所以符公議既為逍遙公又為鴟夷子安車懸不出駟馬閒無事微雨漢陂舟殘日終南騎富貴盡淩雲何人能至此猜禍皆及身何復至如是賢哉此丈夫百世一人矣

秋夜有懷

夢裏憂身泣覺來衣尚濕骨肉煎我心不是謀生急如何欲佐王功名未成立處世既孤特傳家

無承襲明朝走梁楚步步出門澁如何一寸心千愁萬愁入

喜鵲

弃擅在庭除雙鵲來搖尾欲啄怕人驚喜語晴花裏何况倖倖人微禽觧如此

蚊子

隱隱聚若雷嗜膚不知足皇天若不平微物教食肉貧士無絳紗忍苦卧茅屋何事覓膏腴腹無太倉粟

鹿門夏日

滿院松桂陰日午却不知山人睡一覺庭鶴立未移出簷趂雲去忘戴白接䍦書眼若薄霧酒腸如漏卮身外所勞者飲食須自持何如便絶粒直使身無為

偶書

女媧掉繩索絙泥成下人至今頑愚者生如土偶身雲物養吾道天爵高我貧大笑猗氏輩為富皆不仁

讀書

家貲是何物積帙列梁梠高齋曉開卷獨共聖人語英賢雖異世自古心相許案頭見蠹魚猶勝凡儔侶

貧居秋日

亭午頭未冠端坐獨愁予貧家煙爨稀竈底陰蟲語門小愧車馬廩空慙雀鼠盡室未寒衣機聲羨隣女

閒夜酒醒

醒來山月高孤枕群書裏酒渴謾思茶山童呼不起

秋江曉望

萬頃胡天碧一星飛露白此時放懷望不厭為浮客

旅舍除夜

永夜誰能守羈心不放眠挑燈猶故歲聽角巳新年出谷空嗟晚銜盃尚愧先曉来辭逆旅雪涕野槐天

過雲居院玄福上人舊居

重到雲居獨悄然隔窻窺影尚疑然不逢野老来聽法猶見隣僧為引泉龕上已生新石耳壁間空帶舊茶煙南京弟子時時到泣把山花奠几筵

陪江西裴公遊襄州延慶寺

丹霄路上歇征輪勝地偷閒一日身不署前驅驚野鳥唯將後乘載詩人嵒邉候吏雲遮却竹下朝衣露滴新更向碧山深處問不妨猶有草茅臣

西塞山泊漁家

白綸巾下鬓如絲靜倚楓根坐釣磯中婦棄村桃葉去小兒沙市買蓑歸雨來蓴菜流船滑春後鱸魚墜釣肥西塞山前終日客隔波相羨盡依依

襄州春遊

信馬騰騰觸處行春風相引與詩情等閑遇事成歌詠取次衝筵隱姓名映柳認人多錯誤透花窺鳥最分明岑牟單絞何曾著莫道猖狂似禰衡

送從弟歸復州

羡爾優游正少年竟陵煙月似吳天車螯近岸無

妨取舴艋隨風不費牽處處路傍千頃稻家家門外一渠蓮慇懃莫笑襄陽住為愛南游縮頸鯿

皮子世錄

皮子之先盖鄭公之苗裔賢大夫子皮之後在戰國及秦時無譜牒可考自漢至唐其英雄賢俊在位者往往有焉前漢時名容者以善為容官至大夫後漢時名巡者為太監令三國時無聞焉晉朝名初者為襄陽太守名京者為賢處士宋朝名熙祖者與徐廣論議符王世名審者為堅侍郎後魏

世名豹子者為魏名將子道明襲爵弟喜為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大將軍仇池鎮將假公如故喜以戰守之功累加勳爵後轉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豫州刺史卒于承宗爵喜弟雙仁冠軍將軍仇池鎮將北齊時名景和者以功大官封王名延宗者為黃門侍郎隋朝名子信者為刺史至于吾唐汨汨於民間無能以文取位唯從祖翁諱瑕救舉進士有名以剛柔不合時受蜀聘為幕府累官至刺史從翁諱行修明經及第累官至

項城令以盜不發貶州掾卒時日休之世以遠祖
襄陽太守子孫因家襄陽之竟陵世世爲襄陽人
自有唐已來或農竟陵或隱鹿門皆不抱冠冕以
至皮子嗚呼聖賢命世世不賤不足以立志不早
不足以立名是知老子産於厲鄉仲尼生於闕里
苟使李乾早胎老子豈降叔梁早徹仲尼不生賢
旣家有不足爲立大功致大化振大名者其在斯
乎

皮日休文集卷第十終